珂雪齋集/卷二十一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珂雪齋集

◀上一卷

卷二十一

下一卷▶

卷二十一

王開府相讚

德也而其機圓，其體方。溫如趙璧荊玉，而不紊其辨；灼如禹鼎秦鏡，而不露其芒。功也而符分百社，乳迸千門，立青蒲而銀榜借回天之力，持丹書而圜土載解網之恩。行且恬波息馬，支撐乾坤。言也而萼從根披，流以源注。不為法縛，而極文人之變態；不為才使，而稟先民之程度。乃旁溢而成趣，又皆不朽之所餘。躡屩必淩蒼翠，奮麈皆落璣珠。吹雲潑墨之畫，伸龍屈蠖之書。凡百家之奧妙，皆入髓而遺膚。望而即之，真山高海闊其規模，而蓄泄珍奇，包藏雲雨，無所不有，而亦卒歸於無。斯真孕靈秀於數百載，為持世道之一流。而豈止如漢殿所圖，五代將相之赤泉侯也。

顧生覓讚為題

夫夫也，身雖火宅，志在冷雲。蓋將息機於青泉白石之間，而未能即遂。故其意如有所往，而其目專有所凝，殆不止為擔風握月之文士，而將來且作服霧餐霞之道民。此予密察之阿堵之間，自謂遺膚而得其神者也。

大士讚

大士如月，人心如水。潭水澄清，月現潭裏。不可思議，犀文象蕊。感應道交，生智慧子。

潘生覓讚為題

遊其貌，腴其神。昔也走馬擊劍，今也五車紛綸。漱曹、劉之潤，問班、馬之津。遊俠處士，慧業文人。噫！吾向貌其似也，吾今乃識其真。

吳正子像讚

左有喬松，右有修竹。後倚懸岩，前臨飛瀑。置子於中，冷然不俗。文人之藻，道人之骨。得飽伊蒲，而誦貝葉。人生已足，又何必飛而食肉？子計甚穀，並為子祝。

汪氏叟婦像讚

君公避世，範叟成名。與時委蛇，跡燠神清。淵淵樹德，如耳忽鳴。數米不校，同上行生。優哉遊哉，以樂天年。何以治生，尺宅寸田。交梨火棗，此中自全。惟茲淑配，孟、翟同賢。外德金玉，內行蘭荃。綠窗縫掖，戚裏喧傳。苟隱德之相儷，亦何羨乎劉綱夫婦之俱仙！

香豬讚

萬曆庚戌十二月之十一日，予居沙市，間同衲子寶方過十方庵，逢周居士念淨，云其比鄰鄧氏，偶得償債豬一口，數日不食，欲殺之。方礪刀次，而異香忽滿室，遍覓室中無有，則從豬身出也，耳目口三處尤香。予與寶方遂拉居士偕往觀之，至鄧氏，豬適在門，殊馴擾。予與寶方以手抹其耳，有異香，眼淚尤甚。手至次早，香尤鬱然。感而作《香豬讚》。

含靈雖同，報趣迥別。或處於山，或居於澤。即屬養物，亦多蠲潔。不淨之尤，惟茲剛鬣。盤餐糞壤，園觀溝渠。喙與穢會，身惟虱都。專供臠刀，業報靡逾。如何此畜，忽

出妙香。香氣滿耳，香淚盈眶。香滿牙齒，氤氳非常。或云偶爾，樂虛菌蒸。是大不然，茲實有情。不同頑質，幻變無因。或云為災，或云為瑞。或云宿業，少福多罪。如比丘尼，宿誦《法華》。以破戒故，後墮淫家。以誦經故，口吐蓮花。茫茫業海，因果無差。多生罪累，感此艾猳。一念之善，香氣交加。是誠有之，猶屬常見。惟我大士，異類中現。五台薄荷，豕中說法。晁氏所書，佛在齒頰。一月普攝，印滿千江。入流分身，處處放光。天見天身，龍見龍王。蠕族蜎種，　豕國蟻邦。擊大法鼓，建大法幢。維此異豬，莫作豚矚。亦非鬥精，亦非仙牧。我方教體，純用聲音。彼眾香國，佛事香雲。是大士者，從眾香至。以香說法，汲引諸類。聞此香者，普發深信。是謂大士，說法已竟。猗與此香，旃檀難同。旃檀之香，但能逆風。不能使人，心地開通。猗與此香，遠勝牛頭。牛頭之貴，價值閻浮。不能使人，增長薰修。此香大士，不可思議。如阿國，遇不再遇。嗟爾眾生，日夜鼓刀。一餐不肉，預憂腹枵。豈知中有，大士之曹。何忍屠戮，是烹是熬。有戒則香，無戒則臭。身是行廁，心如糞豆。香海浣洗，亦莫能救。試觀大士，芬香酷烈。是何因緣，可不努力。我來隨喜，彌耳閉目。雙淚橫流，如見舊識。以手撫摩，一宿猶熾。矢心精進，同歸香國。和南作讚，以代心勒。

行路難

萬曆庚子，予應秋試後，從中郎使車南歸。方葺理書社，自謂瀕年奔走道途，可息肩矣。十一月廿六晚，忽得伯修訃音，一家昏黑，不知所為。兩三日痛定後，稍訊信出黃太史書，大約言邸中無主，兄可急來；且為覓得傳符，可星夜行也。大人含淚，命兒可速往。予哽咽不能答，是時王母亦於一二日不起，而予小兒子海亦逝，荼苦殆不忍言。予亦念邸中卒卒不能日夕淹也，遂以月初離邑，中辰渡江，於風帆中，回視大兒於江上，鵠望舟中不歸，為之淒然。從江陵抵建陽，漏下矣。一僕熟驛路，語予曰：「今夜尚可走荊門，特是驛人悍甚，非威之不奉符也。」予曰：「不可生事，寧緩行也。」僕曰：「歲且暮，河一凍，則屯守河下。邸中以日為歲，須乘月行，乃可計日而至。」予又囑之以善語其人，毋生事也。僕乃繩郵卒，杖之過。其人自破鼻流血，大呼其群，各執梃及瓦石走旅舍來。急閉門，瓦石皆從屋上過，罵聲不絕。覓僕，已匿床下。予乃呼逆旅主人，語之云：「實是吾僕獰，當笞之。」諭諸人且散，乃已。是夜竟不成行。明早取道，舍中兒曰：「謹備之，道上有人也。」予乃令旅主人傍予輿行，見道人持梃者紛紛至趨僕。僕馳馬走，背中瓦礫。遂枳輿不得行，予呼主人善諭之。其人皆曰：「郎君善人也。」釋之去。自此益緩行。然至中州，則奉符惟謹，不敢嘩矣。予亦舍輿乘馬，馬上悲慘之甚，間口占數語破悶。時新戒葷血斷酒，至夜無聊，同侶強之飲，予終不忍破律。

行至黃河，河冰初泮，兩岸不得一舟。訊之，則困於郵使，匿焉。自辰至午，徬徨無以為計。俄見道上有人持一竿，往尾之，得舟。乃滇中一孝廉，丐之長令者也。既得舟，人馬狼藉，舟中亦不暇顧，遂渡河。孝廉揖予曰：「天涯無侶，願隨驥足。」予曰：「可。」遂偕行。窮日夜，鬚鬢皆為冰結，麵拆手龜。至順德，夜行，孝廉馬不力，數詈其僕。至驛方旦，各至旅舍早食。俄門外大呼，有蠢僕入。予曰：「外何攘攘？」曰：「殺人。」予大駭。俄而孝廉自來邀予，予不知為何，過視之。見孝廉僕與一郵卒爭一刀，僕持其柄，卒持其鋒，鋒入指內，血涔涔如注。訊之，則孝廉僕嗔馬不力，取滇刀割其馬障泥及鞍韉等物，所割殆盡。二卒方大飲，醉見之，曰：「若何不割我？」取刀自割，僕不與，故相持急。其類不平，遂持大木拽孝廉及予，亦誤以予為同事人也。予與孝廉從後室避之，至予寓，方坐定，而卒塗血持刀來。予復避之，孝廉大呼欲起，予曰：「此野郵也，無官可籲。又豎子俱極醉，萬一相逼，而成他變，豈真珠抵鵲也。君其忍之。」予乃呼主人語之曰：「我楚人，孝廉滇人，非同事也。」主人始知之。予又曰：「若可諭其人，鞍韉係其主人家物，彼懼故為此耳。我予以錢，孝廉家奴實橫，決不罪若。」主人以是語二醉豎，豎乃止。予乃先送孝廉行，始往至前途。予疾行，不復並轡矣。

月終，乃抵都門。望見都門，予腸如割。至邸舍，隕絕。頃之，黃太史至，相向而哭失聲。住此凡三月，俱在痛哭聲中度日，昏昏惘惘，不似在人間也。遂以辛丑四月，扶櫬從潞河發焉。潞河多舟，馳驛者舟人以賄求之。是歲，水涸無舟，與差使爭，乃得二舟。方行十餘里，遂不能行。舟人下水推移，一日僅里許。予乃歎曰：「茫茫六千里程，何日至哉！」凡五六日，始抵天津，暮矣。予見岸上多草舍，心計曰：「儻回祿忽起，奈何？」三鼓，舟人皆倦臥，予尚坐，俄岸上大呼「火起」，予急窺之，火光已燭天。予大呼舟人及諸僕起，令急移舟。舟人起倉卒，拔鐵鹿不得動。火逾近，百計乃移至對岸，予不能聲矣。初以鎮江一舟置眷屬，而櫬舟尾焉。鎮江舟疾，其人皆悍喜事，與山東一運船相撞。運船破，糧漸漸墮水中，予舟在後，未知也。見岸上戍卒隨予舟而呼曰：「壞舟沉糧，願救性命！」予大駭，乃知為前舟事也。予自思此係官糧，事不小，當奈何？乃令人持一字告之督運者，幸督運者寬之曰：「但往，吾自區處之。」乃得脫。然路多中貴人舟，予數數戒舟人令相讓，不過遲接纜一刻耳。舟人多不遜，數有爭鬥。予曰：「此凶事也，失手誰當之？」舟人曰：「漕河常也。」亦少戢。然每一舟至，則予膽落矣。

舟行至交河，舟人於驛遞乞夫，竟無有。曰地近荒旱，又無支費，驛丞吏俱遠遁。前一官，住此一月，始得行，蓋於市上居民稍溫飽者，使顧募。後於公費內償之，十不得一，

人甚苦之，以此居民亦多散亡耳。舟人去如額尋覓夫者，大為市民所窘。一人傷。俄頃兩舟舟人繫得一人至，即傷人者也。予屢戢之，舟人俱云：「若此慈悲，即窮年不得抵家。」予曰：「固也，然寧徐徐，恐激變耳。」皆鞅鞅以去，曰：「姑於此度夏。」予乃問此去縣治路若干，曰可五十里。又問長令何人，曰長令久闕，署印者校官也。取《儒林》閱之，乃王公，曾為常熟令，與中郎舊同事者。遂作一字達之。王次日遣一役，以顧募金並書來，甚委曲，遂得夫，喜謂解纜有期矣。而舟人及諸從者謂：「市人傷吾人，即縱之去，下驛聞風，益不奉符矣。請笞之，少示威棱。」予曰：「不可。」諸人跪懇，曰：「某等非為私憾，政為程途耳。」眾人遂強笞之，予止不得。笞罷，人逸去。解纜半里許，舟人各持梃督牽纜者。頃之，舟尾鳴金大呼，可百餘人，持器械追來。至則擊舟人，能水者入水避之，惟一人不能入水，遂為所傷，頭破昏死。以大石及瓦，中舟如雨下，窗櫺皆破。眷屬盡號泣，駭欲絕。初執其人來時，予意釋之，令人予飲食。及笞時，獨眾人欲苦之，予甚哀憐見於色。其人亦知之。正搶攘鼎沸時，有一人大呼於後曰：「苦我者，舟人也。舟中貴人，仁人也，不得驚之。」眾人始不復登舟，而所擊之舟人竟斃。予曰：「彼見人死，其黨必益肆國狗之瘈。」予令提其人入舟，詭云：「人未亡，若輩欲何為？」其人大呼而散。視其人尚存一息，但頭破傷重，血出不止，不能蘇。遂置舟中，靜俟之。時天暑，血腥滿一舟，予心傷之甚。次早，血稍止，云能飲食。予分盤餐飲食之，大喜，謂有生機矣。過數日，有舟人為理髮，則蛆蟲滿頭，擊深處寸餘。予聞大愕，稍以解毒末藥傅之，幸而不死。舟人欲圖報復。予曰：「若輩亦自生禍，況茫茫道途，誰能羈此耶？已矣，莫若行也。」行一日，風逆甚，泊野市。予方晏坐，見舟尾有人呼曰：「前舟移去！」予出視之，見有十餘健兒，牽纜逼舟後。舟人怒曰：「此貴人舟也，客舟乃敢爾耶！」予見牽纜者一人私向舟語曰：「我輩浙中征東卒也，凡三千人，無帥又無糧，沿途擄掠。爾舟不宜犯之，可急移對岸。」予曰：「此神教之言也。」急移舟，則見後舟可數百艘，中多女妓及良人婦，皆所擄掠者。移稍遲，其中人皆戟手奮拳詈，我舟漸遠，尚聞叱吒聲。予囑舟人及僕輩曰：「此浙中亂卒也，既無統帥，即受其虐，誰控訴者？汝輩但靜坐舟中，不得出一語，致爭端也。」語未終，而市民哭聲震地，有奪婦女去者，有奪所市物去者，誤以予為帥舟也，隔岸訴者，以頭搶地，哀吁不絕。予歎曰：「古人云：『聚兵易，散兵難。』當事者置此三千人度外，不以一官統之，且不與糧，令其何策以歸，是教之盜也。惜此小費，令一路民受大毒苦，有司袖手無計，干戈亂離之象，今日見矣！」予固徐行，使之先去。然其舟沿途肆毒，不即行，每與我舟相值。予益緩，乃離後軍。舟至臨清，居民訴奪妻女者如雨，憲使鍾公乃用市上排門夫四五千人圍之，令曰：「若不縱婦人上岸，當立殲若輩！」諸卒懼，悉聽諸婦女走岸上，親識號泣持之去。鍾公又令人逮其為魁者百人，皆與杖，仍以卒圍送出境。後始戢。

予舟既至臨清，又為稅使所厄，大輸金錢，乃得行。方解纜，岸上人曰：「何往？前途水涸矣！」未行三十餘里，舟漸淺，不能行，遂止焉。至辰河，見底矣。天劇暑，河揚塵，纜夫數十人，欲縱之則難前途，止之皆無食。予乃日煮粥食之。眷屬舟住處，隔四五里不相聞。僕者來云：「夜來眷屬輩驚駭甚。」是夜予乃自至前舟，露坐船上，舟中稍定。已而念水不即至，人心洶洶，不若暫往東昌官舍，候水至始登舟。舟中皆喜。乃於次日從陸至東昌，閱數日後水至。蓋前為中貴閘水，以運重舟，故驟涸耳。從東昌行至濟寧道中，糧舟鱗次，數相爭。會督漕劉靜川公遣使至，故得無梗。抵徐，其見厄於稅使，輸金錢以脫，亦如臨清事也。而縱爪牙登舟搜索甚之矣。出徐時，苦風逆，自三月至此，兩月餘矣。局促舟中，若籠鳥係駒，然亦以此盡閱《宗鏡》及《傳燈》諸書。至廣陵，憊極矣。得信，知仲兄已到此，為之一快。是日聚首廣陵，悼傷逝者，不勝酸楚。然久困郵中，於天涯見骨肉，又不勝喜躍。

徘徊數日，三舟同發。天溽暑，又多惡風，常阻江上。偶行，有疾風黑雲起，舟人曰：「風至！」急收纜，風力勁，纜將斷，幸而艤岸，大風卷地至矣。江水方漲，一望浩白無涯，甚怖之。過安慶，偶得順風疾行，俄聞桅上作大聲，如倒狀。急觀之，則帆裂墮矣。馬當夜渡，江下岸皆亂石，險不可測，舟薄之立壞。時月夜當江而上，迫岸，風漸起，舟漸落。榜人曰：「若至下風，何以為計？」予嘿禱於神，幸而濟，泊於彭澤。而眷屬舟又隔十餘里。風益急，夜半舟始至，則疾風吹浪人立，稍遲殆矣。至武昌，予乃覓一舟，先從漢口歸襄。江水大發，牽路盡沒，一僕幾溺焉。抵家，見大人於佚老堂，悲泣哽咽，相視不能言。後十餘日，櫬舟始至。

書王伊輔事

王伊輔，字任仲，蘄州人也。少俊，喜讀書，內外典皆通曉。時人比之應世叔。為人豪放輕財，面有奇骨，長髯，好譚兵。予少年雅負才氣，謂功名可唾取，易言天下事。自辛卯後，連擯斥，乃好任俠。危冠綺服，騎駿馬，出入酒家，視錢如糞土。數年，大為鄉里毀罵，妻子怨嗟，羞不能歸。乃走鄂，病大作，臥一古廟中，寂寞無聊甚。而任仲忽來視我，相勞苦如舊識。是時任仲失意，隱於鄂中酒家。予故人丘長孺，為里中人所窘，皆聚鄂中。是人皆才子，不得志於時，尚意氣，雄心不可調伏，逃而娛樂，意與予合。乃相攜，分題賦詩，醉則起舞，登徘場，演新曲。一醉三月，興盡，彼此各鳥散去。

予乃與長孺買一舸東下，過潯陽，登采石，憩金陵，醉桃葉渡，走西湖，醉臥湖上。月

餘歸，至團峰，別長孺，至武昌度歲。未數里，風起，四面昏黑，雪大作，頃刻尺餘。波濤吼怒，舟不能前。方臨水浩歎，俄一舟從天上來，見一人左手持書，右手持酒杯，雪花亂點衣裾上，四望江山浩白，意致遒逸。逼近，乃吾任仲也。相視而驚，躍於舟，各訴別後事。乃知任仲從鄂渡湘、漢，飄零荊、郢間。荊州多商賈兒，不能知任仲，復走鄂，歲盡思歸。予問歸作何計，曰：「試期迫矣，且歸去待之，或得一第，以救貧困。」予曰：「善。予亦歸矣。」相與嘯詠而別。

予既歸，讀書一寺中。三月內，夢與任仲會一橋上，蓬髮垢面，目光黯黯，語予曰：「怪事，怪事！然吾有一子。」予曰：「勉之！讀書取功名，愁能傷人，莫太苦也。」任仲如不聞，復作前語。遂覺。予寤以為不祥，以語兄中郎。中郎曰：「天生一人，既賦以拔俗絕群之才，必有用於世，豈詎奪之哉！」予亦以任仲相非夭者，不復疑慮。後人漸有傳其死者，予乃大懼。

七月，至武昌，問之人，則任仲果死矣！死之日，即予夢之日也。予既為位哭之，憂思愁鬱，忽忽如有失，不飯而飽者彌日。方欲恤其妻子，收其遺文。而予復遭侘傺，病作困甚，倉卒歸去。六七年來，友朋皆凋落，任仲既已死，長孺近亦多病，餘多忍恥歸去，杜門不出。予又窮困倍昔，所算輒錯。奔走江湖間，其不沒於洪濤，畢命於盜賊者無幾！今方依人千里外，一妻兩兒，終年不得一耗，饑寒生死不可知。上愧邱成之分宅，下痛西華之失所。中夜思之，披衣而歎，傷哉，傷哉，吾其如天何也！

書人帖後

古人云：「親恩罔極。」果然。於何見之？夫功名富貴，講學者之所不譚也。人有沉溺於是者，則必笑之。及至於子之身，則不然。彼其以子得之而喜，失之而悲者，皆是也。狂者進取，狷者不為，皆高明倜儻，脫略世故人也。古今之人品有類於是者，講學之人，亦深取之。及至於子之身，則不然。彼其以不羈之故，而見棄於父者，皆是也。吾以是知父子之情果重，而其恩果罔極也。何也？彼其愛功名富貴者，真也。人忍以不真待人，而決不忍以不真待子。取狂狷脫略之人者，假也。人忍以假待人，而決不忍以假待子。此其恩為何如，相愛之情為何如。而世高明之子，反以此歸咎於父之不知，則亦過矣。

蔡中郎之醉也，常狼籍而臥於街市，人呼為醉龍；使其父過而見之，必以為無賴子矣。陶潛一官不作，王弘送以錢，復送之酒家，至其瓶空，不恥乞丐於市；使其父見之，必以為薄福子矣。阮籍之待人也，而好為青白眼，當世宗其任達；使其父見之，必以為傲

惰子矣。夫此數人者，皆古今之鸞鳳，景星卿雲。其所與並生，同時居官成家立業之子，不知其數，真如瓦礫草木。人品不同，何待於言。然世之為人父者，苟見其無益於子，雖才如中郎，高如陶潛、阮籍之流，不願其子有之。見其有益於子，雖為草木，為瓦礫，而亦甘心焉。此其所以為真愛也與！故曰：「親恩罔極。」李生曰：「非欲其有益於子也，欲其有益於父也。非愛子也，父之自愛之道，當如是也。」

書雪照冊

甲辰秋初，予避暑荷葉山房。未幾，中郎偕雪照、冷雲二禪師及雲心居士至。已而寒灰老禪亦至。山房僻在萬松中，清寂之甚。每夜月明，露坐秋場上，相與激揚第一義。凡月餘，甚暢。因歎吾輩偶集於此，結世外盟，非夙生人外之契，何以有此？隔生雖昧，而般若緣深，故東南西北，復萃而為不請友。豈惟此生，即千劫可知也。

是夜，月明如晝，諸公譚鋒正發。予因假寐，俄至一處，見一龐眉老僧，語予曰：「公等欲知宿世之事乎？中郎前身即蘇公子瞻，公即子由也。雪照師即金山了元，冷雲即風篁嶺之辯才，寒灰即東林總，而雲心居士即參寥子也。今皆聚於此矣。」予曰：「諸人前後了然，獨兩蘇與予兄弟，尚覺有異同處。」老僧曰：「子瞻息機也遲，而中郎息機也早。遲則蹶，早則無咎，其有所懲而然。與公前生稍沉靜，今生稍流動，而其所就亦稍廣大，大略同也。」予因問之：「師何人也？」老僧笑而不答。予遂寤，時諸公論難方熾，予以所夢質之，皆躍然，若有憶者。

次早，雪照伸紙覓書，予因銓所夢付之。予謂雪照不獨參悟處似了元，即慧心滑稽處亦相似也。所不似者，不肯買燒豬肉食吾輩耳。若肯典袈裟成此一事，則全似矣。諸公皆絕倒。

書唐醫冊

予少時失意好遊，南走吳越，北走九邊，以少泄其雄心。而所之必挾一醫以俱，唐生其一也。唐生江右人，以醫遊楚公安。出則隨予遊，歸則隱里中，從兩叔飲。予罷遊，多里居，常語兩叔，唐生從遊，有大快事三：中郎與予入都，取道宛、洛。天日清和，皆舍輿而騎。先入傳舍，而令唐生代居輿中。未至城十餘里，郵史拜迎。唐生錯愕不知所為。鼓吹大沸，啁殿聲甚厲，蜂擁而入傳。唐生下輿，殊有驕色。此其一快事也。梅客生開府雲中，予往客，置酒桑幹河，大合樂。是日，材官悉裝，甲光耀日。行酒者，皆

萬戶。而唐生與席，醉後走馬平原，偏裨圍繞一簇如紅雲。客生與予，馬上飛鳴鏑，箭如叫鴟。而唐生亦以一騎隨其後。此其二快事也。寓都門，有新安賈人，治酒教坊。予以他事不終席，而賈人已先予金，留唐生代飲，畫閣朱欄，綠窗繡榻，帳床皆綈錦，香清一室。入暮，兩小鬟供事，為除冠服。幘已敝，內著木綿大布襦，行縢如梯。小鬟皆匿笑，唐生亦自笑不止。夫此地非冶俠不到，而唐生亦得闌入，若樵夫之遇毛女，漁郎之見仙媛。此其三快事也。諸叔聞予言，皆大笑。每酒間輒以謔唐生，唐生亦甚自得。予後遊，念生已老，不復俱。

丁未，予自漁陽歸。入村中，稠人中不見唐生，以問兩叔，曰：「唐生逝矣！」訊其鄉之族人，則曰：「來時已斷水漿累日，今逝去或數月矣。」予泣曰：「傷哉！唐生頻年從予奔走，冀予取一第，沾升斗之潤，而今竟已矣！後當為撫其遺孤，不令凍餒。」又三年辛亥，再入村，舟泊輞湖岸，天微雨，晝色慘淡，釜鬣鱗鱗。見一人持蓋入予舟，視之，則唐生也！予大駭曰：「此必鬼也！豈故人之魂，聞予至而來，有所托耶？抑所謂三屍者，假人面貌來播弄予耶？」私念鬼畏唾，急唾其面。唐生曰：「公少好調弄人，今老大，尚爾耶？」予曰：「公殆非昔日同遊唐生也。予前年至此，問兩叔及公族人，皆曰逝久矣。此非鬼而何？」唐生曰：「信乎其逝矣，然予幾逝而復生者也。」正相持辨論，而兩叔來舟中，大笑，道其再生事，予之疑始釋。復以酒酒之，改故衣贈之。出囊中金，為市棺。

時唐生將歸吳，帽中取伯修、中郎所書詩文一冊，雨溜煙痕堆積，幾不可辨。且云：「與公相與最久，都不得一字。每乞則曰徐之，再徐之，唐生入土矣！」予曰：「徐之，公壽未也。公醫術按古方，雖未必活人，決不殺人，是宜壽。家雖貧，而胸中灑然無一事，神明酣適，是宜壽。凡物類如猿如鶴，皆數千百年。公瘦骨棱棱，圓目銳啄，通身皆毛，大類猴也，是亦宜壽。予今且隱里中，築湖上草堂，公明歲必來，當為公作生傳。」唐生曰：「老人風燈也，姑為一言，使後世知有唐生足矣。」予遂援筆次其語以付之，而並訂來年聚首之約，其中多謔笑之語，大都車過三步，腸痛勿怪意也。

書雪照存中郎花源詩草冊後

此先中郎兄甲辰、乙巳年間筆也。甲辰夏，中郎偕雪照、冷雲、寒灰諸衲，及予避暑山村，凡兩月餘。松林荷池，聚首話言，為生平第一快事。入秋，中郎偕諸衲走德山、桃源，予走黃山。初冬復聚柳浪，發篋見其遊程詩記，倩冶秀媚之極，不惟讀之有聲，覽之有色，而且嗅之有香，較前諸作更進一格。蓋花源以前詩，間傷俚質，此後神理粉澤，

合並而出。文詞亦然。今底稿具存，數數改易，非信筆便成者。良工苦心，未易可測。追思當日舊侶，目前惟雪師與予在耳。展玩一過，不覺腸痛。若夫字類松枝，媚氣盡絕，亦甚可喜。置之金粟社中，永與貝葉共垂不朽，尤此冊之幸也。

書顧讓侯冊

清泉流水，性之所宜。宿世詞客，前身畫師。故不愛佩玉，而愛采芝。蓋於霹靂火中，潔如雪而冷如冰，即沒世而猶不忘曳杖登臨之情者也。如不信，視其藏舟處鬱鬱之紫藤。

書青蓮庵冊

嗟乎，予又何忍見此冊也！追思飄杓之語，予每言及，吾兄未嘗不粲然一笑，而今已矣！柳浪湖中，六載匡床，東南西北，形影相逐，皆如夢中事矣。予又何忍見此冊也！冊中所言，叮嚀若此，而顯公猶有飄然遠去之意。夫顯公果有飄然遠去之意，是以逝者待逝者也，不可也。即顯公留矣，止於碧酣，而不以遺命所捐之地，置一精藍，是亦以逝者待逝者也，不可也。即顯公置精藍矣，而吾輩不為作緣，不為護持，是亦以逝者待逝者也，不可也。夫顯公以逝者待逝者，不過於故交之誼有損耳；若吾輩以逝者待逝者，是為不弟不孝。不仁如是，雖欲不留顯公，不共成其精藍與護持之也，又烏忍耶？且此地之來也，予與祈年侄受直者也，不得而有也。即彭年侄，亦為先人已捐之土而已，奉其遺命者也，不得而有也。則已非袁氏物也，乃顯公及十方物也。雖然，袁氏雖不得而有之，而其祠於如來之旁者，乃袁氏之為父兄也，伯叔也。袁氏雖不得而有之，又安得而不護持之也耶？必也顯公主此庵，袁氏世世護持此庵，始為不以逝者待逝者耳。若夫深信因果之士，以此為白社，因而助成之，護持之也，又何幸如之！

書鄰漁子冊

昔通人李溫陵有詩云：「漢濱有父老，試語藏身訣。」予因作詩寄之曰：「漢濱父老多奇訣，數語雖存名不存。」溫陵見而頷之。蓋楚之隱君子雖多，而姓名俱隱者其隱最貴。自漢濱父老而外，屈大夫所遇之漁父，亦其一也。屈子不得不憂，漁父不得不樂。屈子不幸而留名，漁父幸而不著名。然隱若漁父，清貴已極，真令人懷想景行，而不能自已者也。今汪君有隱德，而匿跡於市廛，且自號曰「鄰漁」，其有漁父之思乎？夫隱者，心隱也，何分煙波，何分市肆。大隱居市，汪君近之矣。

書怡山蓮社圖後

古德云：「未有久住不行，未有久行不住者。」遠公結社廬山，不過虎溪數十年，住可為久矣。然考其從安公南遊樊、沔時，安公為秦將朱序留之襄陽，遂分遣徒眾，各隨所之。遠公乃始卓錫當陽，今當陽之龍泉精舍是也。從當陽之公安，今之二聖寺，舊為安遠寺是也。其後悅廬山之勝，乃懷終焉之志，則亦久於行，而後住者。

今怡山遍參已久，年漸老大，色力亦不甚健，乃繪此圖自隨，亦有久行思住之意焉。豈其欲覓遠公之遺趾，遵遠公之遺事，修香光之業乎？效遠公者，既荷竿木前往，效劉遺民者，且繼踵來矣。謹書以訂。

書月公冊

昔晤龍湖老人於通州，予問當如何作工夫。龍湖曰：「參話頭。」予曰：「某子甲半生參話頭，而了無消息者，何也？」龍湖曰：「不解起疑也。夫疑為學道者之寶，疑大則悟亦大。予近來尚有餘疑，可惜不遇大作家，痛與針劄一番耳。」予心佩其言。見世之學者，終日恬然；其稍敏捷者，隨口領略，自謂已得，始知老子所謂不解起疑者，真有見也。古人云：「薄福之人，不生於疑。」又云：「不疑言句，是謂大病。」今看古人因緣，其穿鑿者無論矣；稍有所見，淺者作逗塞情識會，深者作探竿影草會，作仙人手中扇會，遠之遠矣！疑者，參之寶也；理者，參之讎也。所悟在理，必不得力，從門入者，不是家珍耳。月湖心地甚淨，戒行甚穩，講經論極精細，而其中尤有不能自安者，蓋亦有大疑也。若盡擲去算沙諸事，而不受盲師，輕為點破，則將來人天一隻眼矣。何幸親見之！

書瑞雲老衲冊

瑞雲祥公，肇跡本邑，南北遍參，已而住錫龍蓋山下。邑大司馬王公及諸賢士大夫，見而慕其宗風，相與挽留之。遂為結庵以居，造像施經，粲然具備。即祥公亦舍百城之志，定交木上座矣。古人所謂未有久行而不住者也。往年予偕曾太史及王氏諸昆，過其庵中，見其居山水之湊，欣然留連，不忍舍去。及見祥公眉宇，乃知其為修遍吉行者。

今年祥公過公安，視前老矣，太史已化去，而惟老衲屹然如故。感惜傷今，忽忽若夢。予謂祥公曰：「住山事體廢興，主人既創之，不必慮其後也。獨出家一番，原為續佛慧

燈，老衲向來遍參宗旨，畢竟如何？」祥公曰：「山僧口門窄，煩居士代一轉語。」予乃朗吟曰：「石牛面北走，木馬向南征。龍蓋天邊去，繡林水上行。」祥公曰：「居士又為虛空安耳穴矣。」相與撫掌大笑，因喜而識之，並以為贈。

書見微請經冊

雪照道人自江左來，晤予於篔簹谷。道人云：「江左諸公，發明格物，尚未見親切，不知居士作何意旨？」予曰：「我解格物，隻用家常茶飯，實無新奇。孔子所云學問思辨篤行，即格物入手處也。質之佛學，可以水乳合者。不即文字，不離文字，非博學乎？南北遍參，三上九到，非審問乎？研究至理，以悟為則，非慎思乎？大悟十八遍，小悟不計數，非明辨乎？如理而行，行解相應，非篤行乎？即大慧、中峰教人提話頭，亦止是慎思中一件事也。然下手亦須博學，古人千經萬論，諸佛心印在其中，可以起疑，可以入悟。故圭峰自《圓覺》入，玄沙自《楞嚴》入，此便是從文字入道榜樣也。」雪照頷之。雪照之徒見微聞之，若有當於心者，曰：「學既不博，問何由審？」遂附舟下江左請經。

書葛洪井上毗盧閣造像冊

謂佛仙無二乎？《楞嚴》所云十種仙者，皆為外道。謂佛仙有二乎？而劉向所記《列仙傳》中，其七十人已在佛經；則佛之示跡於仙者，又未可以兩家論也。葛先生之為佛為仙，未可知，然必欲岐之，是亦戰鴻乙者耳。毗盧如來為佛中尊，等妙二覺不能窮其際，況天曹列仙乎？然平等視之，即蟻蝝之族，莫不具此毗盧本體，而況其上者。丹井之間，有毗盧閣，閣之上有佛，闔之即成一家，理固應然，無足怪者。成意以大願力欲於郢結造像因緣，予愧葛先生不能以丹砂與之，姑予之以唾霧。若逢大力長者，則字字皆丹砂也。

書名公便麵冊

便面一冊，皆伯修先生宦中交遊諸公詩也。中多世外高人，若卓吾、石簣、平倩詩書，尤為難得。自伯修居京師，凡伯修所與交遊者，予皆得而友之。庚子以後，伯修去世，友人相繼或逝或隱，去年復失中郎。寒雁一影，飄零天末；此中蕭颯，豈可言喻。小阮未央重拾取裝潢，示予於二聖寺智者堂，竹下閣筆，不忍細玩。嗚呼！予雖欲不入空門，其可得乎！夫楮墨之中，先太史神理所寄，未央當以淨水名香供養之，不可輕以示人，

為寒具汙卻也。

題米元章畫竹卷後

今日晨起，君超見訪篔簹谷中，坐淨綠軒前。時天雨，新筍滿林。籜破處，嫩綠欲滴。遂燒筍共飯，復出此卷相示。頓覺萬竿神情，盡落毫素間。信知竹於花卉中，為世外之品。非世外之人，若仙之五指，顛之牙頰，不能肖也。展玩不忍釋者久之，因笑曰：「今日六根五髒，皆化為竹矣。」

書澄公修天王寺冊

昔予兄中郎令吳時，以勘災故，得遍遊洞庭兩山，向予極言消夏灣之勝，予夢想之久矣。兩度至吳，屢欲遊而屢不果。今澄公所欲修之天王寺，正去消夏灣不遠。想青豆、赤華之舍，其峙於蒼壁澄波之中者，不知其秀媚當何如也。昔外道欲障如來，云：「瞿曇所愛者，清泉流水，當為塞之。」則山水之趣，不獨韻人致士有之，即佛亦饒之矣。何者？凡成佛者，多慧業文士，有韻有致者也，豈板俗庸夫所可與哉？扶輿之氣，結為佳山佳水，而盡以為梵宇精廬，非人也，天也。今欲崇奉如來，乃置之朝市囂雜之地，即竭象馬七珍，何福之有！佛事門中，煙雲供養，當為第一。而西洞庭之天王寺，近消夏灣，尤煙雲中之最秀冶者也。其修也，雖人間之福田，尤世外之韻事。故急書數紙，付澄公以勸緣。

書方平弟藏慎軒居士卷末

戊戌之冬，伯修、中郎皆官都門，予亦入太學。慎軒先生從蜀中來，邸中聚首甚密。時中郎作詩，力破時人蹊徑，多破膽險句。伯修詩穩而清，慎軒詩奇而藻，兩人皆為中郎意見所轉，稍稍失其故步，讀此諸作自見。惟字法愈出愈奇，決當為本朝第一。彼甲油膩祝允明者，無目者也。方平其善寶之。

書黃筌花鳥冊

昔人謂徐熙寫生，黃筌嗤其無法，則筌疑宜為法縛者。此殊不然。浣紗女入越宮後，舉止皆合法相，較在若耶溪上，不更妍耶？觀筌此畫，於矩繩內神情奕奕生動，何嘗不兼野逸之趣？世專以富貴目之，謬矣。彌遠詩不多見，亦自有致。歲杪過元洲社兄處，偶

出此卷，卷中花鳥，階下竹石，互相映帶，真快人也。

書學人冊

良知之學，開於陽明，當時止以為善去惡教人，更不提著此向上事。使非王汝中發之，幾不欲顯明之矣。蓋陽明先生認得世間人資質虛浮者多，概以語之醍醐上味，翻成毒藥；不若令其為善去惡，且作個好人。如有靈根，發起真疑，亦自可引之以達於上。然此亦千中無一，萬中無一事也。後來王汝中於天泉橋上發之，陽明雖指四無為向上一脈，而亦未嘗絕四有之說，以為不須有。正如創業祖宗，兒孫事體百凡俱慮到，亦不偏有所祖，令後來易成窩舂。而尤諄諄語汝中曰：「吾人凡心未了，雖已得悟，不妨隨時用漸修工夫。不如此，不足以超凡入聖。」所謂上乘兼修中下也，是何等穩密。近日論學者，專說本體，未逸逗漏，大非陽明本旨。予故違眾拈出，高明以為何如？

書靈寶許金吾先園圖後

聞喜李文叔曰：「園圃之勝，不能兼者六：務宏大者，鮮幽邃；人力勝者，少蒼古；多泉水者，艱眺望。惟斐晉公湖園兼之。」予謂晉公不獨林園美也，自平蔡後，即弘止足之分，早奉身而退，優遊東都，與白、劉諸公賦詩泛舟。則園之美不易得，而享此美者，尤不易得。其視讚皇平泉，垂情於一草一石，而竟飄零海上，投老不及一至者，相去遠矣。

靈寶許氏，自襄毅公揚歷中外，功在邊陲，其後相繼，皆為國柱石，多與晉公同。其邑之郊，名神窩村者，許氏墓田在焉。太守西峪公卜築於此，占林泉之勝。李文叔所云六美者具矣，則園亦與晉公同。然皆少壯而仕，老而乞歸，醉墨淋漓，湖山優遊卒歲，則能享亦與晉公同也。顧晉公於唐，以功名顯者，僅子然一身耳，其後子孫亦不聞有顯者。則主湖園者，何寥落也。而許氏自襄毅而後，皆為國大臣。今金吾崧居君，少為名儒，以數奇就先蔭，行誼文采，卓爾不群。吾固知許氏之興未艾，由此觀之，雖晉公湖園，不敢比肩，而況平泉乎？遂喜而識其後。

崔受之冊

受之少有千金之產，竟以結客廢。今蕭然貧矣，而懷抱益暢，每相遇，輒胡盧大笑。居予篔簹一年，無時不笑。舉人所不足笑，不必笑者，一入其耳，輒絕倒於地，不知其何

以酣暢一至於此？無論饑寒迫之，而其笑如故。今春別予遊沙頭，終日沉醉，遂失一目。予聞之，料其必愀然不自得；及相見，仍大笑不自禁。予以是知此翁雖六根盡廢，亦必不改其懷抱矣，可易得哉！予親見里中富人，鎮日焦勞，隱隱如哭；即偶有大笑之時，而其神未常不哭也。求如受之一刻之笑難矣，此豈非天所齎歟！昔向子平讀《損益》卦，始悟曰：「富不如貧。」向平雖悟，予猶迷也。今見受之，而富不如貧也，果不煩箋注矣。或曰受之數學甚精，固能泊然自得。然歟，否歟？而予則愛其常發歡喜心，作快活人也，遂題其冊曰：富不如貧。

書黃平倩楷書心經後

王靈和草書第一，行書次之，真書又次之。予於平倩亦云。是書得小字如大字法，嚴而不局，老而帶媚，妙處不減靈和。達止上人其善寶之，毋令潦倒山東書生見也。

書僧玄指冊

柴紫諸山，極秀冶。其中禪剎相望，僧人執畚田作，與農夫無異。訊以出家本旨，喑然也。葫蘆中忽出跡公，雖吳越少有其比，豈止此地優曇而已。跡公之徒孫玄指，不以庸俗自安，有志參求。夫為善知識後人，亦自未易。若止看山聽水，與禿春畦何以異哉！努力行矣！

蘇叔子字說

廬山有康王谷，其水品為天下第一，乃周康王行遊處也。康王名釗，今康王谷畔，尚有釗城。因蘇叔子氣味不減斜川居士，當知泉石之趣者，故書以贈。

書東坡洋州詩後

洋州三十園池，東坡一一賦之，煙雲姿態橫生，而書法亦駸駸乎蘭上風氣，殉知之合，固其宜也。湖州後為東坡畫黃樓障子，未及成而終。湖州女遂作妝奩中物。此畫功力，亦足以敵此之十詠矣。並書之，見古人交情云。萬曆乙卯八月十九日，書於弟無凡浣花樓下。

書雪箏冊後

陳姬字雪箏，少墮紅緣，色藝皆絕。都中時態新妝，多出其手，合度中節，士女皆效之。所撫育多為名姝，清令淹雅，別有一種風氣。姬善語言，隨機酬對極有韻。然外柔而內莊，不可狎也。後字夫，夫亡，遂誓守志不改。予聞而歎曰：「甚矣！姬之賢也。」綠窗青閨之彥，守一不貳者，外迫於世之毀譽，而不敢易其操。今居濃膩之中，人直以桃李蹊中人目之耳。其守志，而人不予譽也；其失誌，而人不予毀也。毀譽之所不及，而獨能伸其志於靡他，其誰知之，而誰信之？予故以為真人。然則姬者，豈獨為粉黛中男子哉！其可與言道矣。樊通德有言：「慧則通，通則流。」此正下沉之情識耳。彼擁髻而歎盛衰之不常，淒然念疲精鶩神者之變為荒田野草，此何消息耶？通德於此，宜有豁焉，而惜其不及此也。

夫世之貞女子，挾毀譽而不敢退墮者，不過強有力以捍之。故枝葉雖除，而根株自在。若姬於此中，厭離已極，一點情染，已化為點雪消冰矣。大慧所云「從內打出」者，依稀若有會焉。予故曰姬可與言道。昔摩登伽貪愛阿難，如來指示以不淨，而使之厭離，故與耶輸、佗羅同證妙果。吾觀姬之守志，不從名根生，而從一念之厭離生，真慧人也，道種也。故喜而為之述。

書唐宜之淨土冊

予往抱重嗣，淨土之念甚切。及體中康泰，世境相迫，此念又稍稍弛矣。蓋火牛之田單，非安坐而攻一城之田單也。今宜之偶有小恙，宜有救燃之志；不知玉體大痊，唾取時榮，肯常常作此觀否？古人云：「佛法無多子，久長當得人。」子昂書中峰《淨土詩》，應有此意。弟更拈而出之，俟宜之他年居館閣時，取出數數觀之，作臘月扇也。

書王伯文印章冊

伯文天資最慧，能詩，他技分之，足了數人。其尊公少好遊，不肯督之就經生業，故不工本業；使降格為之，必獲一種三昧。人亦大為之惜，而予若為之幸者，予於此道不淺入矣，今始一遇。顧視頭顱若何，日夜腐心所結撰者，直如敝屣敗扇，可得同伯文一片石否？伯文近且入道，視此冊上姓字盛衰生住，不過彈指頃，能無豁然！伯文勉之。他日印壞文成，大有好消息也。

書天與公冊

吾家系出帝姚，自漢至六朝，以忠義名者，項背相接。惟宋、元間，差為寂寞。予屢欲取袁氏之立三不朽者，勒為家乘，而苦宋、元文獻不足。今觀仲鱗所得天與公死難卷，與當年吾家妙德先生石頭城事，正相伯仲。然天與公不食其食，事其事，而死其難，尤奇之奇者也。趙、謝負約不至，竟成賣友，可堪喂袁家狗耶？夫天與公何如人品，而史亦不載，則宋、元之文獻果不足徵也。史既不載，邑乘亦寥寥數語，而仲鱗兄乃得此一傳於市，豈忠義之光未應晦蝕，而假此以輝耀之耶？予喜袁氏三不朽傳中，以道德著者，又有天與公也。故喜而書數語以識。

書遊玉泉記後

萬曆乙卯夏，同數僧遊玉泉，沮、漳水暴至，舍舟而陸，住紫蓋一宿。走山上，雷雨大作，溪水暴漲，不得過，宿一民家。豬狗牛驢，臭穢之氣莫當，一夜捉鼻而坐。明日走泥塗中，從行人皆跌地欲哭。午，始至度門。此地去郡兩日程耳，遊者艱辛萬狀，乃知遊山亦非易事。王逸少戀岷嶺而竟不得往，有以也。

書東倭志後

嘉靖中，倭之大訌也，戚將軍橫嶼之戰，生擒九十餘人，奪所擄三千七百餘人，斬首三千六百餘級，可以封矣。晚年流落，角巾野服，徘徊西湖，如一山人遊客，亦殊可憐。嗟乎！張經王江涇之戰，斬首二千有奇，而就吏訊，身死西市，求為戚將軍亦何可得！此古人所以誦龍蛇之章而太息也。

書戒殺文後

東坡學佛，而口饞不能戒肉。至惠州，尤終日殺雞，既甘其味，又虞致罪，故每月為轉兩日經，救拔當月所殺雞命。其疏云：「世無不殺之雞，均為一死。」尤為可笑。世雖無不殺之雞，何必殺自我出乎？予戒殺十五六年矣，又不喜食肉，間或山妻念予無食，令兒子輩送來佐酒，予輒止之。今後可不為予設矣。

書李習之文後

《李習之文集》，無一篇詩，觀「雲在青天水在瓶」一絕，非不工詩者。陸放翁云：「

《張文昌集》，無一篇文；李習之文，無一篇詩。皆是詩文各有集耳。」又皇甫持正文集外，亦別有詩。數千百年，存與不存，若滅若沒，追思其昔之苦心，良可歎也。

書梁諸王傳後

（以下待補入。）